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賓燕又

宋存標子建參閱

天遠樓集

議

徐顯卿

春和賑貸議 賑貸

皇上御極以來，思與海內元元休息，故躬秉節儉，罷虞官山澤之採，捐官省不急之工，絕左右嬖幸之賞。

息奇淫侈靡之費。嘗下詔勸民租稅。勸力作。通溝洫。所留意愛養元元甚厚。乃若奉行德意。隨時制法。以佐聖天子長育斯民者。則股肱輔弼大司農責也。夫農者天下之本也。時方春和。則虞書平秩之候也。民方有事于東作。而或不得盡其力者。則河渠宣洩之不時。耰鋤耒耜之不具。耕耘耨治之不精。所以然者。衣食貲費之不足也。故有其力者未必有其餉。秋登冬息而困積匱于饗餐。杼軸空于禦蔽。既已不勝其困矣。况又委填谿壑於官征私貸取盈之後乎。昔

周官之法。有鄉里縣都之委積。以恤艱阨而待饑荒。晏子舉省耕爲先生美談。漢文詔曰。方春時和。民或饑寒而不能盡力農畝者。議所以貸之。此皆察民隱。重農事。可爲今日式者也。愚謂司農之官。乘此具籌畫通行郡邑長吏。取諸帑羨。權其緩急。以施賑貸。議者或謂一年殘粟。民尚足支。卽有匱乏。十室不一二。未聞旱澇凶荒之警。而亟發輕散。非所以厚富積。擗羸縮也。愚謂此議。在惜目前近小之利耳。非深見達識。先事獨觀之謨也。蓋民迫饑寒。則工力不贍。不贍

始以。

則耕作失時失時則凶荒洊至設有流移死亡空數

有又稱耳

百里之地姦宄盜賊竊發一時方欲賑恤而安弭之難矣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熒熒不滅將燎原野視今春賑且萬倍而况有凶殘之名討伐之禍策無失于此者故愚之議謂宜早計而豫賑之使民俯仰無虞口體足瞻以獲專力于農事則豐穰可致賦稅可入府庫可充卽以得失多寡計之猶所入勝所出而况家殷人足黔首安業上下和平則王道之興可不勞而自定也若夫計戶口之籍謹權量之數杜里役之

欺蔽禁吏胥之侵漁。或講求常平義倉之設。以勤撫
字。或貯積三年九年之穀。以備凶災。則有司守令職
也。謹以是爲今日養民興治助

書

與徐侍御開墾

我國家定鼎燕京。轉漕東南。今西北水利一興。羣畿
輔莫非外府。東南之民可以息肩。而轉餉不貲之費。
可以減省。且近邊之地。有阡陌溝洫。虜騎不得長驅。
小民相生相養。昔也曠莽。今也蕃育。實邊之策。無逾

此者，顧爲之須在得人，必有專官領專勅，若委之撫按，徐徐而圖，無濟于事。西北軍習干戈，而安享常食，民習偷惰，而輕去家業，驅之耕種，如赴湯火，亦有利其棄民而私種之者。今墾而爲田，度必起科，其肯欣然就否？且高原則慮沙壓，低處則患漂流，能盡強之使墾耶？是在隨地相宜，虛心行事，不必處處開墾，不必人人耕種，錢糧于何取給？人夫于何取辦？民間舊業，有無妨碍，水利初興，果否經久，必能于慮無失，然後次第請行，誠久安長治之策，深爲明公望之。

與舒中陽開府第二書 治河

國家借黃河爲運道，上自茶城，下至淮安，方五百餘里，治之豈不易易？乃茶城有倒淤之患，徐州有淹城之危，邳州有游塞決口之虞。地方父老俱言：往歲未有此患，自嘉靖末年，河水大發，淮口海沙壅塞成阜，今則屹然如山矣。自淮而上，水勢漸緩，邳州淺房邨之決，呂梁洪平茶城流逆，皆繇于此。夫禹之治水，掘地而注之海耳。今不自下流通沙以就其深，乃從上流築堤以防其高，舛也。宋熙寧有獻濬川耙法者，其

製與耒相似。以圓木八尺橫于中。以鐵爲齒。齒列三行。兩端有輪。以舟駕之。淺處舟行過。則泥去。深處綆不及。則不必耙。此古人已試之法也。今訪而用之。何有于淮口之沙耶。此就五百里內言之耳。若論全河之勢。上遡潼關。上迄淮安。弘治以前。四支分流。一繇孫家渡。經壽州。一繇渦河。經亳州。俱出懷遠縣。會淮入海。一繇趙皮寨。經睢州。出宿遷。小河口。一繇梁靖口。經礪山。出徐州。小浮橋。俱入運河。以後遷徙不常。尚存一二支。勢猶稍分。未爲大患。今則四支俱湮。全

河東下。瀚漫洶湧。望若滔天。而以一淮受之。欲疏其怒。萬無是理。茲建議于徐邳築遙堤。以約攔水勢。使不至漫漲于近海去處。通草灣魚溝新洋雙港諸口。

怒以分其勢而泄其怒

以廣入海之路。使無壅滯。淮河則開通濟天妃閘。以杜黃流之內入。高寶則增築石堤于東岸之外。開支河以導淮水之外出。無非多爲委以殺其流。使不梗運道。不啻陵寢焉耳。要之論五百里之淤塞。當急去淮口之沙。論全河之要害。當開復四支之道。築高堤以防潰。乃一時權宜之計。濬下流以就高。爲萬世永

賴之謀。惟當事者胸中有全河。然後能下手耳。

與林侍御論水利第二書 三吳水利

浙西之地。蘇州最低。淞爲下流。太湖汪洋數百里。散注澱山三泖等湖。繇三江入海。三江者。湖海之咽喉也。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自海塘南障。而東江堙廢。水勢始北折而爲黃浦。趨于吳淞。併于婁江。又溢于七浦白淞。其道迂迴屈曲。不能駛急。又海潮日有二至。夾帶泥沙。淤塞江路。則湖水泛溢爲患。此三吳水利之大凡也。向無專官。每因時疏濬以救目前。而無永

久之計。某聞昔人于溧陽築五堰。以節太湖西北之水。于杭州築長河堰。以節太湖西南之水。宜興則有注水入江之瀆。常熟江陰則有導湖通江之浦。遺蹟可尋。皆所以殺其上流也。其最急者。莫如治委之法。所當熟議。今之吳淞江婁江七浦白汭四湖者。襟帶湖海。吐納衆流。不可一日不通者也。吳淞江撫臺海公開後。復漸淤矣。白茆七浦同受昆承陽城諸湖。與婁江之溢水善漲。易壅。自崑山常熟之間。築有斜堰。而七浦之流益細。旋開旋塞。今宜疏白茆之淤。開七

浦之塞。撤去斜堰。或爲石磯。或爲石閘。而諸湖以漸開濬可也。婁江雖無阻。太倉以東。多有漲沙。比之腹內特高。如內地開深一丈。則此處倍而爲二丈。其勢乃平。此開江開湖以治委也。昔人于川原廣衍處。所每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使相灌輸。無屯滯枯涸之患。卽今吳淞婁江之旁。涇港錯綜。堙者過半。宜以次疏之。使溝瀆悉注于塘浦。塘浦悉達于江河。聯絡貫穿而後可。此疏塘疏浦以治委也。吳中之田。高者畏旱。低者畏潦。高者惟開河蓄水而已。低者非

築圩不可。是宜相地形度水勢。畫而爲圩。高築堤岸。令內足以圍田。外足以禦水。圩岸旣固。不惟在圩之田。無霖澇之患。且湖水不得漫行。而咸歸于塘浦。則塘浦之水。自然滿盈。迅疾。雖高阜之地。亦因水勢易達。可引以資灌溉。此築圩岸亦所以治委也。古人于

委。治。則。原。自。清。

濱江通海之處。悉設官置閘。以時啓閉。其小港不通舟楫。則築爲壩堰。穿爲斗門。蓄洩啓閉。亦如之。閘外設撩淺之夫。時常瞭望。以爬疏積。鐵掃帚等船隻。隨潮上下。以蕩滌浮淤。至如栽桑柘。插菱蘆。護堤固岸。

織悉備具。此又治委之規制，所當講也。

與李中丞論開膠萊河

漕河

頃聞河渠建議，欲開膠萊之道，以通海轉漕爲國家永利。考之元史，自至正十七年議開此河，至三十一年竟以淺濕不可行，秦罷勞費不貲，終無成功。已有往鑿安可復蹈之也。我朝開會通河在中原之中，爲國腹裏漕舟四月過洪，入閘黃河水溢，不爲運阻。誠得申嚴舊制，萬一河決或徙，當不至數百里外。自冬徂春，隨決而治，必不妨運。往年海運，且經高寶，自淮

達海。今湖堤潰決。自應併力治之。乃欲兼事于必不
可成之膠河。力分才殫。恐國家日益多事。諺云。兩不
成。則一不就。未有舍中原之漕渠。而鑿山通海。以稱
便者也。

與李兵道論救荒書

救荒

築圩寓賑。設糜待募。救荒有實惠及民。不遺遐僻者。
孰逾此法。但云圩已竣。而糜不繼。圖之。其在廣召募
之。令乎重勸濟之典乎。聞溧陽潘令。擇棄地之可田
者。二三千頃。賜富民史氏。不徵其價。給帖令自執業。

惟勤限使之開墾。一時饑民赴工。惟恐後不日而成。

則日無難事

膏腴之畝直可四五萬金。史氏陸續輸其家之所有。不論銀錢米布。計工而酬。賴以全活者無慮以千數。總之費不過萬金。又非盡用金也。非頓出金也。竊計史氏始亦豈樂從哉。敝郡無史氏之家。等而下之。卽以千百之產量給棄地。令之開墾。俱可得數倍之利。傳之子孫。如更寬其起科之期。則樂從者尤比比也。又聞毘陵譚太守。定設糜之法。東西南北各五里。餓莩皆就近食之。然許就食。不許携歸。則坐斃于家者。

尚多。竊謂分都分邑。就中殷實之家。各令出米以供
煮粥。官遣義民耆老。設處噐物。籍記其數。都有總管。
面有分管。東西南北。吏約之相去一二里。老弱卧不
能起者。各許携歸。不至百十成羣。以滋假冒。卽一二
里之間。餓民或止數十口。或數口。官亦不廢其法。蓋
地愈近。則人愈少。食粥者。與施粥者。素相識。而彼旣
感德。此益樂于布德。官視其出米之多寡。或冠帶。或
扁額。或免雜差。凡可激勸。無不加厚。豈唯殷實之民
樂從乎。等而上之。或舉監生員。或士夫。各量其終歲

有餘者可給吾前後比鄰之饑民無不願輸于官甚
有鄉間富戶田連阡陌合一二里饑餓之民皆其佃
戶豈容坐視他人出米以救其佃戶乎如此不獨游
手之徒無所售其欺卽真正饑民亦將吐其就食之
久可工者工可農者農各思以力當食繇是饑民漸
少設糜益不多何患其難繼哉惟採擇行之

序

吳君經略宣鎮叙

宣鎮經略

隆慶辛未 先皇帝德化遠被威靈焯赫比虜歸我

叛人款關稱貢且乞封通市宣撫都御史以缺聞

上以吳君往君往相度形變設奇制宜破盈庭之議

建必然之畫禮賓厚接○外○不○可○惜○階以外示盟好而和集人民嚴

飭將吏以內修守戰之具諸虜分市方鎮獨宣府永

邵下大成青把都雜市其間而膳房新開新河之地

又築虜黃台吉所駐牧蓋撫處經費視他處不啻倍

之君操縱有餘能令台吉益嚮義懷誠青永輩故長

事台吉遂各效順無他志而東虜土蠻亦聞風皆屈

首臣伏亡有騷動自是九邊得恃君無恐矣頃三貢

報成。帝用嘉其休績，晉副都秩，錫之金幣，榮矣。予

嘗從史局觀

祖宗時傳，徵艸莽之才，至屠沽刀筆

常格則人，才自廣

聖主用人，不拘

崛起，卿輔往往表旂常之伐，而稱勲臣。彼猶草昧時

也，嗣是則有以御史遷都御史，或從郡守擢六卿長

者，豈盡以年勞課爵級，而拔置顧皆得人者，誠謂其

才足稱耳。君勞著封疆，業稱其官，以上副先皇帝

簡拔至意，茲績用日懋。今上方益嚮用君，不奪于

三至之口。余知君將朝夕競懾，殫智畢力，及其時益

務懷遠策，勲萬里之外矣。故世有馳榮待次，望都撫

之仕。擁節開府。苦不旦夕至者。卒遇緩急。輒逡巡引
避。其蹈首鼠之譏。彼其位誠非躡取矣。以視吳君何
如耶。嗟乎。階秩軒組一也。能當其任。位副其有。何論
緩速。咸稱光國。其或浮沉濡滯于資格間。卽計階遷
秩。一無所越于繩尺之外。君子謂之辱位矣。矧可泥
常格以論異才。而訕言其超致哉。

南征實畧序

往者倭奴盜入中國。民受害者不訾。彼倭賊者竊處
島嶼間。髡跣踉蹌。不知中國何道可入。乃中國人如

中行說者鄉道之使入夫倭賊者日本之餘島也彼無胄甲鞞屨也中國賊民引之彼倭奴者以一二輩鼓刀跳舞民久不識兵革輒窺州莽間俄而伏發亦不過二三十人中國者將不知兵兵不知戰且無胄甲鍤鼓進退紀律也輒驟而北矣嗟乎倭之爲中國患也古未聞也高皇帝神明獨斷設備倭將臣慮至遠也。廼今則驗矣。遂至震動天下。召邊兵以捕擊之。寇退而加賦于田。以爲練卒費者。歲且一訾。垂二十年。嗚呼禍亦烈哉。余讀郭公南征事而悲之。當公

與督兵諸大臣設機略，出沒干戈波浪間。歷諸艱苦，而公之功尤在。出信票以禁劫掠，騎而叱止過河者。率之力戰，令無譁譁者。戮公時以兵曹郎參軍事。

天子嘉其功，拜光祿少卿。然謗毀叢焉。嗚呼！將易言哉。今邊防廢弛，虜情叵測。以公之才，折衝萬里，區區海寇，何有哉。雖然，功不崇其名，而叢其謗；才不發于身，而發于其後。屈伸相因之機，有固然者。乃公二子振振繼公起矣。矧上方安不忘危，匈奴稽首款塞。

而日夜籌兵食，選將率九卿中嘗身親行陣，有汗馬

功者莫如公。假令有荐魏尚如馮唐者，公能終老巖下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七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選輯

宋徵輿轅文叅闇

趙文毅文集

疏

趙用賢

議平江南糧役疏

江南糧役

臣考天下財賦東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蘇松常此六

其詳本大系在于此疏中央

江南開賦為天下副詳其初詳別

府者又居東南之六分它舟車諸費又六倍之是東

南固天下財賦之源也。乃自頃歲以來，逋賦日積，而小民之嗷嗷者，十室九空，轉死于溝壑者相望，二者可謂交弊而俱誦矣。臣嘗與一二同志者，今禮部辦事進士袁黃等，考覽沿革，究極根株，蓋知其原。不獨在徵歛之日增，而科派之無別，是以使重者之益重，其弊亦不獨在徵輸之日急，而隱漏之多端，是以使困者之益困。當此時而不爲之一裁制，樽節焉，誠恐日甚一日，民力愈不能供，而國用愈致不足，此非細故而已也。請條析其槩爲 皇上陳之一曰議田賦

之數夫有田始有賦惟開去第十三條一及凡與之貢賦未有不因于田之

多寡惟田數未定而槩以糧數派徵此侵漁隱蔽之

所由生也臣查各省志書悉皆明載某府某縣土田

若干貢稅因地若干惟蘇州府賦書通無土田數目

只據會計原議見在二款以爲徵派之則臣查會計

錄諸司職掌會典所載蘇州一府洪武初官民土田

九萬八千五百六頃七十一畝弘治間一十五萬五

千二百四十九頃九十七畝零田起增減之數從比洪武原額增五萬

六千七百四十三頃至萬曆六年蘇州府冊報共九

來不能明其故

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零。比弘治又減六萬二千二百九十四頃四十七畝。田有增減宜賦因之。以爲盈縮矣。今查戶部見派蘇州府實徵秋糧二百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石七斗四升二合二勺。比弘治僅增五百七十一石五斗。及據蘇州府徵糧冊內則該平民二百四十七萬八千一百七十一石六斗六升三合七勺。比部所派增四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六石九斗二升八勺。雖此加派皆係折耗輕齋板席等項。非出無名。然徵派之數。臣以爲卽升斗無有

不使朝廷知者。况四十四萬石而可使不入會計乎。惟此數不入正額。在皇上則不知百姓有額外之輸。其多如此。在司計者動以江南尚有餘米可派。而歲歲增加之不已也。臣愚以爲宜將江南各府州縣土田開具實數。應徵糧若干。耗米若干。務使田數與糧數均平畫一。據實奏聞。然後刊行書冊。永爲定規。使百姓曉然知一定之法。而不復困于加派之征。雖有奸宄。亦無所容其欺隱矣。二曰議混派之弊。臣惟江南田賦。大抵盡定于先臣巡撫周忱之手。當宣德

初蘇州一府。逋糧六七年。約七百九十萬石。常松皆然。忱至首詢利弊。知官田係國初抄沒。其稅至重。民力不能辦。民田起科止于五升甚輕。又其時大戶恃強不出加耗。偏累小戶。故將民田每畝例加耗米一斗有奇。以通融官田之虧欠。於是蘇州一府。增糧一百餘萬石。通杭嘉湖蘇松常鎮。共增糧四百餘萬石。此平米之數自米謂之平米。初年每正糧一石。收平民一石七斗。候起運日酌量支撥。次年餘多。則令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則令加五爲止。除撥運外。有餘則入濟農倉。以備

賑濟謂之餘米。遇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修岸導河不等口糧。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均縣里甲雜派等費。皆取足于此。又屬郡有荒歉。亦撥餘米以補不足。蓋其時糧雖加于民。而其補助餘積之利。悉歸于民。民自徵賦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官府亦無科索之擾。故甚便之。其後戶部以濟農餘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屬盡括而歸之官。於是徵輸雜然。逋負始積矣。然所括者止餘米耳。猶未有他昔の人の有る謂つ文の義の條に米の遺 志 江南額外之徵。紛紛如今日也。是後供應不足。復有均縣音其言亦或有謂也

矣。備用不足。復有里甲矣。又如京庫折絲絹。南京庫
農桑折絲絹。起運馬草等類。此舊徵之于山地者。而
今亦混于秋糧中矣。又如驛傳馬役驛遞水夫戶口
鹽鈔。昔議徵之于均繇者。而今亦混于秋糧中矣。近
年又有義役料解帶徵兵餉役銀三項。復計糧而派
矣。蓋自餘米歸官而額外之增視昔周忱所加百餘
萬石不啻三倍矣。臣查隆慶元年。應天巡撫林潤奏
乞復糧額事。以蘇州等府廣德等州。歷年加派數多。
乞要遵嘉靖初年舊額徵派。戶部尚書馬森覆稱本

部卷查坐派各省稅糧。自國初至今有一定之額。俱以夏稅秋糧馬草爲正賦。其餘各項。際派銀兩等役。另立款項。或照地科。或計丁派。或編入均徭。或取足里甲。原與夏秋糧草正額無干。惟是蘇州等府。不分正賦雜派。皆混入糧內徵收。名曰平米。雜派多則正額反累。而不知者以加派歸咎戶部。不亦冤乎。合咨巡撫。將各項錢糧不拘起存。逐一清查。要見每府夏稅小麥秋糧米各正若干。內何項加重。何項爲前舊額。何者爲後加增。送部查理。裁定施行。奉 聖旨依

擬行欽此。是江南糧額之混。戶部已明言之于先矣。第有司奉行不力。無心力計算之人。而奸徒猾胥幸其淆混。而乾沒於其中。故尚朦朧至今。卒未有人任而清之也。臣愚以爲宜勅下所司。一遵祖宗夏稅秋糧馬草正額徵派。不得復立平民餘民名色。以滋那移高下之弊。自正額之外。其餘雜派徵輸。或照地料。或計丁派。或編入均繇。或取足里甲。明著定數。勒成一書。必使與正賦不相混雜。庶國有常賦而民無橫徵之苦矣。三曰議徵稅之則。臣惟地有肥磽。則獲

有多少。故制賦之高下因之。此百代之所不易也。國
初始平僞吳之亂。將蘇松嘉湖所抄入田地定爲官
田。糧有至八斗者。蓋照私租起科也。其後民漸生聚。
墾荒成熟者。名曰民田。悉報五升起科。官民不均如
此。故積逋至于宣德。而周忱始一經理之。官民之名
固自在也。嘉靖中嘉興知府趙瀛建均田之策。蘇州
府知府王儀履畝清量。於是始定不等科則。長洲縣
三則。最重者三斗七升五合。吳縣二則。最重者三斗
四升四合。崑山三則。最重者三斗三升五合。吳江亦

三則最重者三斗九升六合。常熟四則最重者三斗二升。太倉三則最重者三斗三升。嘉定土稍瘠。科則不等。最重者不過二斗八升。他松江嘉湖每畝率三斗有餘。常鎮稍輕。僅二斗而不足。糧之重至蘇州而止矣。當時耗米之出。本以補官田之逋欠耳。今槩一府之田而均攤其糧。是槩一府皆官田矣。何得復有所謂耗米者哉。祇緣瀛初建議。以行之一府。不敢請免。暫將耗米亦作正額。通融計算。各府效之。不及詳考。亦遂以耗作正。且各省糧輕。每畝不過數升。卽加

耗米亦不爲多。今江南每畝科糧數斗。而又加耗過半。百姓其何以支也。惟其有平米耗米二端爲之支吾影射。故每年巡撫之派會計。有于此縣增而彼縣減者。有于此項多而彼項少者。轉移變動。弊孔多端。不過資豪猾之詭計。籠利耳。又各府州縣悉有山地蕩田。又有新漲沙田。不等報官起科。有重至一斗五升者。舊制蓋以供馬草絲絹或抵坍江拋荒之數也。及臣查蘇州書冊內。並不開報細數。又稽之戶部亦無籍載可考。如臣邑中止有猾胥一人。世主其籍。小

戶有報公占江坍等項應開除者非重賄此胥不可
得舉臣一邑而他邑可知奈之何委良民之膏血而
充奸徒之侵蝕也臣愚以爲宜勅下當事者逐府縣
按田籍報如蘇州一府先列錢糧總目後開某縣某
則田若干該糧若干石各項加增若干石必合總數
無差其山地蕩田等項臣以爲不必有多寡等則山
地除高嶺大石蕩田除無人佃種外悉起科三升或
四升著爲定額仍不得加以耗米名色以致混淆偏
累貧民其應供某項應補某項俱填注明白總入會

計。又如嘉定一縣地瘠不甚宜稻。每派徵數嘉定縣
改折居多。兌運白糧。或多派各縣。嘉湖二府往往踵
之。此法一出。府總縣總各操其權。奸利不可勝窮。伸
縮在合勺間。而此輩之囊橐已狼籍矣。上官無所究
詰。小民無所控訴。是豈畫一之制哉。錢糧重事。未有
數不歸一。而能禁人之不侵欺者。此江南今日極弊
之政。不容一日緩于釐正者也。四曰議蠲減之條。臣
惟國家惟正之供。歲有常制。主計者方日鯁鯁焉。慮
所入之不足。當所出矣。是安可輕議減損也。顧其浮

濫不經。利不歸于上。而費乃獨貽于民者。安可不爲之裁制也。臣查得蘇州一府。額辦驛傳馬匹銀二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兩零。解赴山東北直隸以備買馬之用。歷年積欠。民間甚苦之。又各省移文催徵。歲無虛月。文書往來。動有耗費。其弊無窮。且江南旣非產馬之地。其稅額極多。何得復有此派。今亦以耗米尚餘之故。復混入秋糧數中。似非祖宗舊制也。卽朝廷蠲此二萬金。未必遽爲馬政之累。臣以爲是所宜從寬減者也。又如鳳陽倉麥五千七百石。每石折銀

四錢。鎮江府倉麥五千石。每石亦折銀四錢。臣查此二項舊原解本色。因彼處積麥無用。乃改折色。然京庫麥折每石不過二錢五分。而鳳陽鎮江乃折四錢。江南米價不過三錢。而麥折乃至四錢。此不可減。而從京庫之例乎。又如江南水次。并江北瓜淮水次。正米每二石。該蘆蓆一領。以三分爲率。本色二分。蓆每領一分二釐。此不可少也。折色一分。蓆每領銀一分。米旣已折。蓆價亦何所用乎。又如德府祿米一千石。萬曆八年。題准改折白米。每石折銀一兩。糙米一石。

折銀九錢。又每石加脚耗銀二錢。米既改折，不應復有脚價。今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江南米價至賤，是一石之價，幾費民間米四石矣。此脚價獨不可省乎。又如涇府、汝府養贍祿白粳正米各五百石。景府養贍祿白粳正米一千石。此舊制所無，皆派之于餘米。○此○條○所○派○米○尤○奇○照○各○者。臣以爲是當出于原所分封之國，何以復偏累江南也。獨不可議改派乎。又如鳳陽府倉正米八千石。揚州府倉正米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五石。皆每石折銀六錢。今正糧折銀每石不過五錢，而此二處乃折

六錢獨不可省而爲五錢乎。又如近年額外撥辦料價銀。蘇州一府該銀七萬三千一百三十七兩零。內工部四司料銀止該三萬兩。餘解修淮河等用。頃年河流稍寧。乃據以爲常。而歲歲徵斂。是獨不可以議停止乎。諸如此類。臣不能悉數。然皆不係上供。而可少寬之。以蘇貧民者。臣愚以爲宜勅下所司。逐一詳計。應去應減。務虛心條議。毋拘成案。毋憚更張。必使寬一分而民受一分之惠。斯今日東南之大利也。五日議偏重之。派臣惟因地制賦。賦之有厚薄者勢也。

至于 國家有供應錢糧。自宜計畝加徵。何得照糧增派也。臣查各省田稅每畝三升。惟江西浙東以斗計。浙西江南則以數斗計。是各省糧一石。可當田三十三畝。江南糧一石。僅當田三畝耳。以三畝之額。而當三十畝之派。是不重者益重乎。臣查供用等四庫蘇州一府。料價四千四百十六兩零。幾居天下十分之一。已重。而益重矣。此江南所以愈不堪也。又近年新派工部四司料銀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九兩零。而河工修理復四萬有奇。幾居天下五分之一。蓋皆以計糧而派。故偏重。至于此極。臣嘗籌之。

當今偏重之稅。非獨江南困也。臣考光祿寺所派順天等八府。及山東河南等處。如每細粟米一石。折銀一兩。赤豆每石折銀一兩四錢。芝蔴每石折銀一兩三錢五分。小麥每石折銀一兩。諸如此類。悉費民間三石。而內庫之折。更有加焉。故北地之民。自田賦外。丁銀有每口出一兩者。其困窮亦已極矣。至如江南白糧。每石自增耗春折水脚車夫等費。大約四石而致一石。查得細米諸色。荳併各省果品物料。皆折銀解寺。該寺自行召商買納。夫此諸項。可召商而買。臣

謂本寺白糧宜少高其折價而亦召商買納可也臣
又考國初設上林寺四署自棕園漆柏下至瓜菓皆
取給于此遇有不足令買之民間歲用錢不過一千
八百萬文鈔四百萬貫皆于天財庫關領正統間始
會派各省直動支官銀收買至正德而後遂增至三
十六萬餘今四署所供歲不過四千餘兩而園戶之
口糧官吏之祿給又取于官帑則四署之設不惟無
利而且有費矣臣愚以爲光祿之費係上方玉食之
供自當與天下共之請勅下該部總計天下田數七

百一萬三千七十六頃。又總會一歲應供諸料價數。目每畝均攤。大約每畝一分而足。盡解光祿寺。召商買辦。則天下皆無雜派。均受輕糧之惠矣。何至偏累畿內近省。亦何得照糧增派。而重困于已疲之江南哉。其上林四署。乞盡法清查。尚有餘利。可歸官者。仍入光祿。以減各省之歲派。誠今日之大利也。六曰議派剩之目。臣查天下稅數。無有所謂派而未盡者。止因蘇州府有耗米一項。出之于民。而不載之于籍。卽如漕糧中所加四十四萬餘石。折耗之多極矣。非果

有未科之田。隱漏之稅也。安得尚有派剩之米哉。見今會計內。乃有派剩米三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石三升。每石折銀七錢。該銀二萬六千六百九十三兩零。解宗人府等衙門折俸。蓋惟不算耗米。故有此剩餘耳。司計者不能細加考求。凡有所需。皆加派蘇州。不知派一分。則增取于民一分。至于今而剝膚椎髓。皆此說基之也。臣愚以爲宜勅下所司。詳考賦額。果見餘在何處。果見何項派而尚未盡者。如果爲額外之目。乞卽與除豁。不獨杜將來之灑派。而亦可消奸宄。

之隱蔽矣。七曰議白糧之運。臣通按國家歲派光祿寺及內庫各項白糧共二十萬十七石。此正額也。皇上所得按籍而知也。及查每石加白耗米三斗。加二春辦該米二斗六升。夫船本色米四斗。折色米四斗。折銀二錢。又車脚銀杭嘉湖每石六錢。蘇松常每石四錢。是白糧一石。所費民間米九斗六升。銀八錢。通正米爲四石餘。始當白糧一石。則此二十餘萬實爲八十餘萬矣。此天下之所無。而獨江南之所有。民幾何而能勝也。故近日有貼役之徵。每糧一石。通正

耗又加役銀一分四釐。民力愈困矣。然至一僉當白糧戶。往往破家亡身。蓋關津之留難。閣淺之盤剝。暑濕之泄爛。風波之喪失。日與死爲隣。而又各鈔關之船稅。臨清廠之帶磚。船戶之抑勒。水夫之索詐。其苦千態。既至河西務。則有剝淺之損失。既抵通州。則有搬運之偷盜。既到後門。則鋪墊之費。歲甚一日。且吞聲而受痛矣。此一白糧也。而民之費如此。民之受累如此。皇上之所不及知。向來諸臣亦未有周知其苦。而建言及此者。臣愚嘗私籌之。聖祖開國金陵。

○白糧運入燕京○非聖祖立制○本意○因宜○附○附○故○甚

此數郡者在輦轂之下耳故白糧以民運今京師遠在三千里外。豈意今日勞民如此也。誠宜破拘孿之格。勅下所司會議。其光祿寺白糧。應均派天下折銀買納。今江南軍運糧不下數千艘。臣以爲當充運日。卽令各衛所運官。公同寄派。每船應載若干。量除其船價之半。亦可以免貼役之派。運軍到日。別設科道官各一員。收貯公所。其後門等處加贈。一照常年舊規。收完轉納內庫。無使又累及貧軍。而又于臨清免其帶磚之累。運軍亦且樂從。如是則可以免解戶之

破亡。而亦可寬江南百一之費。所當亟於裁處者也。八曰議兵餉之實。臣按國初沿海設諸衛。絡繹相援。專爲備倭計也。嘉靖中。倭夷內訌。各港哨始募水陸兵列守。一歲合用糧餉。并上司閱操犒賞修船置械等項。該銀七萬八百兩零。內除寧國安慶太平三府協濟銀九百三十二兩九錢。又太倉鎮海吳淞江三倉軍儲內扣省羨銀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三兩。本府畱存鹽鈔銀五千五百四十九兩六錢。實該徵銀四萬九千五百六十三兩。定派每石平米加銀二分。自

倭難至今三十餘年。歲歲加徵。是歲歲被寇也。吳民何以不困哉。臣查蘇州府均徭用內一欸。操江兵餉銀二千二百二兩。留本府兵餉支用。今不在扣除之內。又每年防禦不過春秋二汛。所開犒賞果皆無破冒之弊乎。以七萬餘金之費。養士幾何。果在行伍而無影占之弊乎。臣不敢必也。臣又查各州縣差操民壯。共二千四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又該銀一萬五千四百餘兩。今各州縣除守城雜差外。不可以其半充防禦乎。太倉鎮海二衛吳淞千戶所額設官

軍果可使之坐堅城享厚餉而不效一力乎。乃顧偏勞重賦之民，又出養兵之費，非祖宗之意矣。臣愚以爲宜勅下撫按詳核兵數，度海波無虞，兵宜從減，更將鎮海吳淞等三衛官軍，抽其精銳，給以行糧，春秋汎期，委嚴明將領率赴應守汎地，協助防汎，汎畢仍還各衛，如入衛班軍故事，亦可以省兵餉之派，而并漸復祖宗設衛之規，亦宜亟于講求者也。九曰：議折銀之例，臣按永樂十一年，成祖皇帝更定京庫金花銀，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行之二百年無

變矣。今戶部議折往往以五錢爲輕，甚至七錢八錢如萬曆七八等年。江南大水，顆粒無收，定議折銀皆是六錢，原司計之意，蓋以正米一石外有耗米四斗，卽折六錢尚有二斗盈餘，以爲加輕于民矣。不知此四斗者本係運軍折耗不入正數者也。卽使全運，朝廷止得一石耳。顧議改本因歲荒，乃更欲多折一錢以爲蘇息貧民，臣不知其何心也。至於此外更加七錢八錢是耗米初不入朝廷，今反因議折并運軍之所得而悉歸之于官，非恤民之意矣。臣愚以爲宜勅

下戶部今每歲議折悉從五錢之例不得復有增加以爲取盈之計則不惟法制歸一而朝廷亦無愚使其民之嫌矣十曰議存積之重臣按各省直府州縣率有存留錢糧蓋所以備軍儲賑濟及官吏廩祿一應諸費所謂藏富于天下者也臣查蘇州一府存留米二萬二千七百三十石零折銀七千七百二十六兩零太倉鎮海吳淞江三倉米五萬五千餘石銀一萬八千餘兩皆以供軍儲所留于各州縣者不過正米一萬四十石耳而官吏師生之給皆取足于此矣

徵輸未及之數。又包補于此矣。以故一遇凶歉。府縣官束手無策。前此撫按賦罰未行起解。地方一旦有緩急。猶可借以賑救。今悉括而上進矣。又歲歲增益不足。且曲法而取諸罰贖矣。異時者府庫尚有累朝遺蓄。少者亦不下萬金。自嘉靖末至于今。不獨無遺。且或以來歲之徵。應今歲之用。日皇皇而不給矣。夫如是。欲禁有司無爲分外之徵。上官無設巧取之法。勢必不行矣。臣愚以爲自今。國家有蠲貸之詔。逕徵起運本色。或于別項少加寬宥。無徒以量免存留。

爲名庶幾百姓得沾實惠矣。十一日議荒田之核。臣按萬曆六年冊報蘇州土田共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零。比弘治已增六萬二千二百九十頃餘矣。及查近日徵糧冊內。又有無處荒糧平民三萬二千二百六十四石九斗九升。每石折銀五錢。該銀一萬六千一百三十二兩。若數年之間。報荒如此之多。後更數年。將何如耶。卽有坍江名色。可托以支吾。然亦不過太倉常熟沿江之地有之耳。臣前所謂新漲之沙可補也。蕩田之稅可補也。何至竟委爲荒糧。

耶臣聞其中弊不可窮有因坍一畝而報數百畝者
有因無主拋荒田捏作已業而以成熟田報拋荒者
有因量田時身爲耆民將已業謬作荒田詭免糧稅
者以故荒田之糧皆歸于姦民而賠補之累乃缺于
正額也且旣云荒糧無處似宜從寬恤矣乃每石折
銀五錢彼熟糧本折各半而荒糧獨全折銀是荒糧
反重于熟糧則以銀可侵漁而米難隱匿故耳臣愚
以爲宜勅下巡撫逆查前後荒田數目要見何縣實
荒若干因何錢糧無處何縣沿江坍去若干見今有

無抵補。委官踏勘。逐畝清查。明立界限。開註區分。其有以熟作荒。隱蔽糧數者。許本區首告勘實。治以重罪。然後總報糧數。若果係荒糧無處。卽與開豁。無得復混載書冊。以滋奸胥詭寄之弊。其裨益于民生國計非淺矣。十二日議徵歛之期。臣觀江南之所以日困者。固由于賦稅之獨厚。而亦以有司徵比之無序。是以口迫而月索耳。臣身在嘉靖中。其時運軍率以二月畢兌。三月始徵折銀。江南民事。四月方興。民家此時多有餘積。以備田工之費。又其時米價差長。少

得餘利，便自充然。其後憫運軍之守凍，改兌限于十一月。民得乘其有餘，卽以完官。固稱兩便矣。然兌運甫畢，有司嚴限。卽追比折銀。方收成日，粟米狼籍，不免賤糶。至播種之日，工本率取諸稱貸。夏秋之間，米價少高。又出息而借食于人。此小民所以愈不足也。不知當兌運之畢，所當急徵者，特輕齎一三二六。及板蕩等類。此十分之一耳。何爲而遽嚴比通兌乎。此有司失于急之弊也。又如京庫折銀。此係上供正額。所宜先於別項者。臣查蘇州一府。京庫折銀正米七

十六萬四千八百二十六石零。每石二錢五分。該銀十九萬一千二百六兩零。通一府計之。特十分之二耳。乃自萬曆六七等年。又有拖欠未解京者。至使

皇上恩詔優免。而京庫銀猶逐日徵比。豈一府錢糧自七八年來。尚未及三四分之數乎。此有司失于緩

之弊也。臣往見大戶狡猾者。輒賄囑吏書。如名下應

數起。從此弊亦希矣。

完銀百兩。止將十數兩應比。餘悉詭匿不登簿案。不應比較。小戶之願還者。顧日受笞公庭。雖責其盡完。曾不能抵富家一戶之拖欠也。迨其後有司坐違限

之罰而朝廷受虧課之累職此之由矣。臣愚以爲宜勅下巡撫將錢糧自夏稅秋糧馬草正額外分別何項宜先何項宜後徵完卽行逐項分解無得那借其京庫銀宜分四季徵解不如期者年終類奏罰治其比較簿籍亦宜頒降長格文冊一樣循環二本明開某戶應該糧若干各項該銀若干以十分爲率定限每月完納一分逐季倒換照驗所完分數必使無欠如是則吏書無所用其隱匿之私奸猾無所容其欺賴之術而國課亦不至于虧損矣。十四日議積穀之

制。臣惟積粟以待饑歉。所貴出陳易新。要爲斯民之利耳。非謂徒貯之無用。貽地方以監收之害也。邇來郡縣在在積穀。視多少以爲殿最。法極嚴矣。然縣官取盈。不免有科罰之擾。斗級看守。不免有盤折之賄。蓋藏不謹。爲風雨所蝕。管鑰不慎。爲奸盜所侵。貽累于典守者。無窮矣。及至郡邑水旱。民饑流離。曾不聞發斗粟以資賑濟。徒聞今歲查盤。折穀幾何。明歲交盤。賂穀幾何。是使先王救民之良法。乃爲穿于罅中矣。豈法之弊哉。臣考歷代如常平義倉社倉之設。皆

以通有無。化新故。爲利甚大本朝獨以濟農爲名。深
識所重。而今日之弊。至于如此。良由有司憚于出納
之勞。以爲吾僅守成數。足報績而去。而監司者委官
稽考。漫不省視。不過一按文籍。問徒數名。罰贖入官
而已。臣恐考竟其實。穀之在倉者。有不爲灰燼。幾希
矣。如是則不若併其法而廢之。猶可以免遺害于官
民也。且臣聞天津臨德等倉。所積小米已逾六七年。
穀猶消耗如此。况粟米乎。臣恐亦徒有粟之名。而鮮
粟之用也。臣不敢遠舉漢宋之事。如近日山東兗州

府鄒縣知縣許守恩。四鄉各立官倉。將所積穀遇耕種時放散小民。收成後擔赴就便倉口還官。止補折耗三升。有罪應罰贖者。除開報上司外。餘悉聽入粟。故官廩充溢。民不見有查盤之擾。而坐饗借貸之利。富豪大戶。亦不得乘急而多收小民之息。故鄒縣之民頌之如父母。舉此類推。則積穀之制。未嘗不爲今日利民之政也。臣愚以爲見貯穀粟。略倣鄒縣收放成規。不責民以花利。不假吏胥以籠取之權。水旱如何賑贍耕歛。如何周給。毋顛握成數。取具文卷以圖。

塞責其爲利益于民生非淺鮮矣。臣智識短淺所得于見聞如此。非敢必遽能盡利弊之詳也。亦非敢必遽能一一推行之而無遺也。然補偏救弊之要。足國裕民之本。已略舉其要矣。臣嘗譬之治天下如治家。然善治家者。其于良田美產。壅植之必勤。糞治之必力。會算之必精。而其撫恤農佃者。亦無所不用其厚。何者。彼誠以爲衣食之原。出于此也。今國家之于江南。固所謂良田美產也。可坐視其日就敗壞。而不爲之所哉。此臣所以不容已于言也。

書

與李道尊論水利

水利

敝鄉古稱澤國，內有具區，以滙諸水，環吳皆江，有諸浦港，以洩其流。他不敢泛及，卽以敝邑言之。居郡城之東北，凡浙西苕霅太湖東洩諸水，由吳江經郡城，會于常熟。自無錫而北，太湖分流，及荆溪孟河諸水，亦會于常熟。常熟在漢唐有三十二港，以洩全吳建甌之勢。旱則資潮汐，潦則藉分殺。故田常稔而有此名。歷宋元數百年，中間疏濬諸說，倦倦獨諱于敝邑。

載在正史可攷而鏡。至元末獨存四港。已東爲白茅。嘗資爲運道。其流最大。稍北爲許浦。正北爲福山港。極西北爲三丈浦。至正中亦幾湮廢。故江南水災無日不聞。僞吳之起。首濬四港。聖祖因之。故于此四港各設巡司防禦。海警以總勢論。太湖之水大半歸于敝邑。而正東所受郡城陽澄湖婁江衆流亦下而歸于敝邑。故敝邑乃三吳之尾閘。敝邑入江諸港無壅。則長洲吳江無錫諸浸殺其六七矣。又以四港論。白茅入海稍紆而東。計百二十里。許浦亦不下百里。



獨福山港在縣城正北入江。僅三十六里。毘逕而三丈浦。則以洩西大河諸水。其利在西北一方。于邑似少緩焉。此其大槩如此。嘉靖末撫臺海公嘗濬白茅一港。幾成而去。然累年猶少賴之。至許浦福山二港。別置不講。頃年惟三丈浦既大濬。又旁至奚浦鹿苑。紛紛動衆。皆爲一方計。又皆爲有勢力者計耳。而邑之大形勢。大利害。或未及也。邇者水患相仍。豈天雨顧獨多于今日耶。良由出水之道既壅。諸流既無所洩。而又加之靈潦如傾。又何怪其溢而至于漂廬蕩。

陸也。故爲今目前最急計。則無如擇其近而易爲力者。如福山一港。先加開濬。然後以次及于白茅許浦。白茅差尤易。以海公之濬尚不遠。猶能通流故也。福山港一通。則郡城直注之水。逕從北入江。敝邑長洲吳江諸浸。可殺其六矣。

復王道尊

均難荒熟

大要江南之困。蓋重于雜派之多。而雜派之可以詭影而冒破者。莫如料價。卽以敝邑常熟一縣言之。嘉靖中。國家煩費極多。于時每歲料價不過八千二

百餘兩耳。近二十餘年稍增至一萬六千九百餘兩。此其故蓋由有餘米之名。故歲歲增加。又諸有司憚于握算。積書奸吏。樂于加派。因之乾沒。故于每歲所報山場蕩田。諸不等升科糧田。不以減槩。邑錢糧。或攤免。坍江板荒。諸額稅。而悉以歸之料價。故于料價之甚可緩者。皆盡數徵解。卽如敝邑書冊中有聽派料價一款。此其端略可見矣。又如頃歲因淮河衝決。蘇州一府驟加料價四萬。原議于河堤修築完日免派。今堤完已閱數年。而此銀未嘗少減。况漕河修堤。

已于輕齋一錢三分內每石扣銀一分。爲河上之用。敝府漕糧六十五萬。每年得六百五十兩。通計各府均扣。似可足用。何必獨于敝府重加四萬金耶。又頃見撫按兩臺深憫板荒之爲害。議于熟田均攤荒糧。不佞居田中最久。稍識此弊。蓋敝處土壤高低懸絕。有高鄉板荒。有低鄉板荒。高處有一等田最瘠者。卽布種不甚發生。遂爲棄地。然此不過百中之一耳。其他因人少而荒者。每畝可得草束銀錢少許。業主頗樂于此。低處有第五六段等田。最卑窪積水。歲不能

熟者。其他有菱草魚鰕可采。利略與高鄉相等。又奸猾詭因荒田一畝。報作數畝者。官府何嘗履畝親量。若槩與攤稅熟田。恐將來拋荒不數年。且倍于今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愚意以爲凡此板荒。俱宜量免一半。地方之人。必且歡然承受。卽有賠補。糧長亦當甘心。但所免一半。當爲議補。敝邑往時人丁十萬。工部坐派四司供料銀二千七百餘兩。每丁共徵銀二分七釐。其後因敝邑餘積數多。免派丁銀。改于餘積項下出辦。歷年已來。所告升科及沿江新漲沙田。豈

必顆粒皆征于官。豈必分毫皆補于正額哉。誠令謹覈其數。且將倍于五千四百石者。愚以爲卽以此補板荒所免之半。猶且餘其半矣。此一說也。不然則如修河所派四萬金者。必不盡蠲。宜以二萬免派。槩七邑均之。每縣可得減三千金爲米六千餘石。其于補板荒之半裕如矣。此又一說也。

答許恭政論常熟水利

常熟水利

奉讀來翰。仰諗臺下憂民之切。而所謂濬吳淞疏支河築圍禦水三說。皆吳中今日急務。臺下一言而要

策畢舉矣。水利之說，不才究心于此，亦已數年。第恨
徒得之策簡中，無能一身履其地，督度形勢，相視脈
絡，故不敢輕意肆口。然至今日所言治最當先及疏
洩襟喉要處，往往不出古人所已試。如吳淞爲上流
所急是矣。考宋史張獻叔及本朝錢溥，皆云松江東
南高仰，西北窪下，其受水分流之大者。曰吳淞黃浦，
今臺下已濬。吳淞於此兩公之說，蓋再加督，恐上流
應濬者不止吳淞一江而已。自此已下，其流益分，其
入海之道亦益縷折。所不及詳數，賢常熟人，則一邑

水道所身歷而可指數者請爲臺下略陳之。敝邑居吳郡城東北太湖之水一由長洲而下。一由巴澄而下以常熟崑山爲尾閭而常州諸流則自無錫百瀆望亭宛山蕩而下無慮數十道亦皆以常熟爲滙。故唐宋治水言上流必于吳淞言下流必于白茅七浦。實稱並重考之趙霖嘗云自田圩旣廢水通爲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淞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北風反則常熟水之東赴者亦然。是見敝邑形勢最關諸水衝要其後任古陳彌作相繼相度皆言常熟之浦二

設水○刊○甚○明○

十四悉北入于江崑山之浦十有二悉東入于海蓋昔人患淞江不能獨勝太湖之注而獨重于敝邑如此及詳治水諸策莫精于錢武肅宋三百年大抵因之其所設開江指揮專以一駐常熟范文正時稍益卒至二千餘則其重又可知今欲盡復四十四浦之舊必非力所可及若所謂白茅許浦福山黃泗四浦則似與吳淞江之勢相爲聯絡必不可緩蓋此四浦者元人嘗資爲運道至張士誠據吳不憚勞民大發卒濬之故我 聖祖平吳因置四巡檢于四港之口

以當時四港最大懼鹽盜之出沒也。百餘年後漸至
湮塞。弘治中都御史何公員外視惟貢大加開濬。今
又百餘年。湮塞等于平陸矣。夫此四浦者。白茅居邑
之正東。折而入于海百二十里。稍紆東北曰許浦。入
江八十里。當邑城之北曰福山港。入江最近。三十六
里。西北則曰黃泗浦。入江九十里。白茅往爲海公略
加疏濬。雖未迄工。海口尚未大利。然今流幸稍通。數
年已來。亦賴其利。乃其最逕而切。又稍近而易爲工
者。則莫若福山一港而已。此港受東來直注之水。到

江最易宜與白茅稱亞其旁多糧田頃者漸瘠鹵不堪矣然而未有言及之者以白茅昔時稱爲運道其名最著故言者往往先之又福山之湮久矣有勢力之家不蓄產于此小民徒咨嗟于窮檐封蔀之下誰則知之日者敝邑所議開乃皆在三丈浦奚浦所費亦不貲則以此二港有三四要人田廬盡在其間故出力得首從事耳不知二港所洩者乃自無錫膠山陸墅諸水會于大河而播于此二港於常熟實無與焉乞臺下於吳淞竣功之後移節敝邑按視四港及

遍考羣說。如果愚言。或有根據。卽賜度工興事。且舊籍所載福山港所開工食。大約不過四千二百有奇。以易具之費。而成三吳最急之工。臺下於施工先後。取效遲速。亦宜少神畱焉。不才又聞聞言。今海口俱高于內地。卽加開治。終亦無利。此近孩童不解事語。昔范仲淹上呂相書。其辯江流若高。必無姑蘇一語。足破千古。又瀕海之地。特高于他處。謂之岡身。蓋天地之氣。至邊則少。結以限海潮。惟不濬則海口之日壅。望之似高耳。惟臺下先燭此說之謬。然後循次修

舉他若開方挑工均工散銀諸所規條在臺下已得良法不敢喋喋

與周元孚

邊才

大要今日紛紛舉邊材舉將材恐亦是一時塗塞耳目不得不然耳夫將之得人在主帥所決擇有李郭則偏裨皆堪任大帥有宗統制則麾蓋負弩者皆稱天下神奇當時何嘗聞嘒嘒而舉之卽嘒嘒舉之則本兵總督平日所指使而意屬者何徒耶若邊材之說尤似拘曲之見且欲衝鋒奪旗決機兩陣此誠不

○能○實○心○任○事○仰○是○兵○邊○才○

易得今之時第以實心應事者充之果利吾器果飽
吾士果修吾封疆果撫吾將卒果不以蒙蔽爲能果
不以刻剝爲計斯悃悃者可使崛強者可使北人可
使南人亦可使苟集吾事爲國之裨而已何必標邊
材之名反爲樹私之地耶人材難得而至于經略邊
事其才尤難第謬意以爲今不患無材而患無實下
手做事之材耳誠使廟堂超然遠覽決去一切舊染
廓然耳目舉天下忠實而有計算者數人布置諸邊
假之歲月寬其文法與以便宜不撓其舉措不索其

饋遺不遽絕虜和。亦不盡徇虜意。如是四五年後。死亡漸復。勇氣日倍。虜敢憑陵若是哉。若只令輕銳與博。一旦固萬萬不可。而徒欲掩飾苟且。不爲長馭遠駕之圖。則禍自此始。將不可支。國家從此遂無息肩之日矣。庸人惟見未市之先。歲有殺掠。卽今僅一訂。所得尚多。不知前固無三百餘萬之費。況此一舉。所喪略足當前之數年矣。可猶曰勝圖在我耶。

序

奉賀大中丞石江殷公平古田序

討平古田

今皇帝御極之五年，登用耆碩，采摭明智，相與畢力
謀議，究意安攘，惟時德澤流暢，威燁旁達，普天之下，
莫不搏心戢志，北虜首欵塞稱貢，豎吐蕃諸酋長咸
望風繼踵，皆願內附，乞封號，輸職貢，永永作西陲衛
天子乃稍紓西北憂，顧嶺表諸土獠，猶時跳梁弗靖，
皇上軫念南顧，至分命重臣，開府握符，期盡撲滅，乃
已。於是中丞石汀殷公，實專征我西粵，公先是嘗視
學兩江，時出行部郡縣，卽相視賊所出入險巖道間，
走諜知其虛實，賊素懾公威名，已拜命，則夙夜殫慮，

畢謀鳩師旅，儲餉糗。一戰竟擣其穴而覆之，蓋不三閱月而鉅功屹成矣。夫西粵卽秦所置桂林郡，固交廣之間一都會也。乃古田又隸省邑，去郡不百里，宋元時多聞人，彬彬稱奧區焉。其後民猺錯居，始獷悍不可制。往者嘗抗王師，殪主將，稍蠶食臨桂、義寧諸縣，邇乃至掠省帑，殲藩臣，闖靖邸，勢益囂，驚不可禦。弘治正德間，嘗命兩將討之，聚兵數十萬，所靡餽犒亦不下數十萬。師比壓境，率憚險逗撓不進，僅聽招撫，示羈縻而已。迄未有能大創之者，蓋其地連亘荔

水迂迴融冷，多陡崖深箐。我兵莫可側足。又其生而
烙蹠跳躍，跳跟巉削。如兔興烏集，莫可俟其出沒。以
故賊數得據險扼隘，而我軍聲息顧動爲賊所覩。不
堅壁以俟我，則設伏以邀我。我且環視莫發，未幾而
師老財匱，逡巡阻卻。賊以是益輕中國，謂莫且誰何。
若是者，非獨其天性然也。乃其地勢則然矣。惟我殷
公，以英爽桓毅之才，運博大通方之智，始至結其土
著，假之偵視，已熟察其險要，則分道競進，經隘搜伏。
紆路駐守，賊相顧錯愕，無所用其技。公乃鼓行前驅。

再戰再破，先後計斬首七千餘級，所破柵數十百，獲其魁韋銀豹獻之朝，蓋自庚午十一月朔迄辛未之春，僅三月而百年之逋寇，一旦蕩平之矣。公之功，顧不偉歟！昔我先臣襄毅韓公，新建王公，嘗帥永保田州之旅，討平修荔八寨，談者至今美之。余謂兩公卽用兵神矣。其時江廣土漢之兵，調者幾何，所饋餉當幾何，卽克有功矣。其爲日又幾何，乃公所徵師及軍興費，率不逾十萬，而成功之速，復過之，則公之功，固無論弘正中用兵諸臣，卽兩公者，且瞠乎後矣。公旣

上其績。天子嘉之，退復疏，所以安粵事宜，卽其地爲永安州，割義寧永福屬之，而銅鼓富祿長安三鎮悉立之土司，俾世世守而勿失。夫公旣已出奇制勝，銷累世所不拔之愍，而復振其長策遠馭，貽西土以永奠之利，則是役也，公不惟上弭天子南顧之憂，而耀我一統之威靈，解我生民之怨毒，則四夷且益輯而萬邦且用休，所以綏國家無疆之祚者，將在茲矣。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匡王國者，公其有焉。

議

治河議

治河

黃河爲中國患久矣。自神禹治之。而氾濫之害。不聞于中國者。垂千七百年。至周定之時。河徙磧礫。始改其故道。自是歷漢歷唐。其決無常時。而治之之人。率隨時爲計。亦無定術。五代入宋。河始南決。其一東北流。卽今會通河也。其一東南流。由彭城合汴泗以入淮。卽今所藉以爲運道者也。大要自漢而後。治河者率資以浸漑。故其利害每參半。而我朝則專資以餽

餉故不復計其利。而東扼壅激。惴惴焉。不懼其潰而東奔。則懼其溢而北移。於是乎河之患日亟。而言治河者。日紛紛而卒不得其要也。愚從南方來。嘗逆河行。歷窺其險。竊妄計以爲河自西北極高之地。建瓴而下。以萬里轉折之勢。而乘以雨水交集。百川灌盈之盛。而惟一淮以爲之委。其勢無所容。不得不奔潰四出。以洩其湍悍之怒。嘗觀之禹治水。自積石鑿龍門。歷華陰。下抵柱。抵孟津洛汭。至于大伾。漸爲二渠。過洛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蓋方大伾以下。河始出。

峻而○就○平○地○則○析○而○爲○二○此○治○之○于○上○流○也○自○大○陸○
以○下○地○平○疏○水○益○善○潰○則○播○而○爲○九○此○治○之○于○下○流○
也○以○今○日○之○勢○言○之○河○自○孟○津○經○中○州○平○坦○之○地○迤○
邐○而○東○洩○于○徐○沛○之○間○土○雜○泥○沙○善○崩○易○決○故○往○歲○
一○決○于○徐○之○飛○雲○浦○逆○流○而○上○橫○衝○運○河○魚○臺○谷○亭○
而○下○壅○闕○百○里○再○決○于○房○村○之○下○稍○折○而○南○逕○出○小○
河○口○下○邳○之○道○夷○爲○平○陸○糧○艘○陷○沒○者○幾○四○十○萬○石○
廬○舍○漂○溺○田○畝○蕩○齒○者○亘○七○十○餘○里○而○小○河○之○水○懸○
峭○湧○急○篙○師○水○工○過○者○惴○怖○失○色○况○水○勢○漫○淼○牽○挽○

之力。旣不可施。而沉石暗椿。舟行遇之。應手破漏。以致糧米浥損者。賠償罄產。風信愆留者。稽緩積日。失今不治。其害將有不可測者。故當事諸臣。亟議修復。疏旣淤之沙。塞諸決之口。目今且有成績矣。然愚以爲旣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旣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譬如人病在心腹。其宿沴積毒。必發于四肢。不善治者。逐四肢而療之。旋復旋起。病未必已。而腹心之患。且日益矣。抑河自經汴而東流。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過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至塌場口出。一

自儀封至徐州小浮橋出一自沛縣之南飛雲橋出
一自徐州之中境山之北菑溝出皆入漕而總南納

于淮今已堙沒其四止存秦溝一股論上 F U 流之水勢如此變上流之勢既無

所分則橫溢于下必不能免目今茶城之塞議者欲

于梁山開一新河旁分其勢是也然挑濬之工非有

堤壩以約攔則無所施力而既有堤壩則其水又別

無所受卽茶城一道其難如此又况旁及其他乎愚

以爲河流分則勢小而易防河流合則勢大而難治

况茶城又黃濟二流交會之所黃水暴漲則濟水不

得下趨。而泥沙必致停滯。黃水伏流。則濟水反得下
衝。而泥沙亦致激壅。故議者欲別求一路。斥遠出水
之口。爲計雖善。而爲力則難。固莫若因黃河已失之
道。相其便利。如原出懷遠宿遷二道。及小浮溜溝二
道。開濬其一。使茶城之流稍分。則新河之工易就。曹
單諸堤。亦不致有潰壞。而南陽魯橋一帶。可免淤塞
之患矣。此治之上流者。所當議也。若河旣經徐呂二
洪之阨。其奔放特甚。河身狹小。而沿河諸鎮。民居迫
岸。時下椿石。以防頽塌。水又過而不得逞。每遇掃灣。

之處其流迅急而洄溜之沙輒復停聚故今邳州之塞大率類此今治之法宜寬立堤防當河流轉曲處所更加濬闊仍行徧諭居民稍遠內徙盡弃河壩地使直達而無碍所謂不與水爭地也而又自曲頭集至直河舊無河堤今亦宜相地增築以防復決其新衝河口不下數處今欲槩爲補塞議者僉謂河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旣無皆急之勢必無兩行之理是固然矣然今所決處地形視邳更下况衝蕩旣久漸已成渠第宜據堅地作石堤增高水口如賈讓之說

因而存之。使夏秋淫潦注溢之時。由此以洩。不至散漫旁突。而冬春歸漕之候。水復安流于邳宿之下。如是。則不以合流而致潰。亦不以分流而致壅。未必非計也。此治之於下流者所當議也。夫國家仰給東南。漕舟貨艦。雲翔鱗次。皆待濟于一河。故今日議新河。明日又議決河。役大衆。費累鉅萬。自丙寅之決。迄今迄無寧歲。而河之遷徙不常。有不可以人力制者。安能保其不去彼而趨此。蓋自禹至今。河之存者有幾。而必欲取濟于一途。要非計之得也。愚聞山東膠

州舊有河一道先年憲臣亦嘗開鑿垂成而罷卽今淮揚舟楫悉賸膠河惟自陳村以北亭口以南尚未經疏今宜計其道里遠近多役人夫增濬深廣則淮舟可自麻灣北以達天津萬一漕河有梗吾取道于此亦可恃以無恐此一策也又聞汴城北陳橋原有黃河故道其河北自長垣鉅野出會通河達臨清每秋水時至亦能浮舟惟以陳橋迤西淺狹者數十里不能通流若于此廣拓水境則可引河沁二水以通運河而江淮民船自徐州小浮橋抵陳橋以至臨清

亦可以免濟寧諸閘挨擠之苦亦一策也又考汴河舊自滎陽合蔡水東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久湮而虹縣泗州之境故堤猶有存者若能循其故跡使淮運由泗以入汴仍尋正統開陽武已塞之路更爲開掘北通衛河此又一策也夫善救時者不拘于一途而善復古者不泥于陳跡今亦豈無相時識勢之人能規竒策以紓目前之患第豪強徇利之徒乘之以徼利庸俗執常之夫因之以起謗是以當事者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說耳故與其役淮徐旣困之

民盡氣竭力。以取必于一河。而不能保其必無潰敗之勢。則孰若均其役于齊梁。未役之民。使吾有他道之可濟。而不惴惴然于一河之通塞。斯萬世之利也。雖然。山川經絡。苟非目睹身歷。而欲據文字以定之。鮮有不失者。然盲者之擬日。聾者之語音。卽不得其真。亦庶乎影響之似。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